



乾道本韓非子

四

5713
1769
4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二十三

坐疑當作

失疑當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 跖危坐子臯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

襄王不知厚賞也不知功當 故昭卯五乘而履矯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

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矯也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

事襄主貞信不誣人以自代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 故東郭牙議管仲欲

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危 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

必矣公因命仲理外限朋治內矣 文公晉文公不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 故有術之

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 而駁雜者

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 趙主哀公問一足 子問孔

莫一足若何曰莫反戾惡心然所以 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仁13
769
4
卷



楊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
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
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此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所譽所罪毀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

所賞雖堯不治此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夫為門而不使入門不
如無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
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與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

錢字疑

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犀不用璧犀用玉以魏西門豹請復治用左右故也

足以知之初治難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猶盜嬰兒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

之務裘與胡危子榮衣盜者子不耻其父盜必以父所盜衣矜人
榮人人所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其能成去蟻媚為非猶是

驅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索官無以與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
之故憂也

叔孫疑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偏
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故
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而出入之容變陽
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入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

簡下一

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
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而簡以為枳棘
非所以教國也主去所舉害已與枳棘

梁上一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
之用杖武子女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
車為難令其妨犯法趙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人不報封
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

封疑當作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則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

上君
當仲
仲下
是

用允
字二
原是

吾上
有特
是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
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
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
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
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
能秉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
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相失飢而道泣
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允而拔之文公曰夫輕
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
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
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
也恃吾不可欺也

有變
疑

下而猶
如也

之
一作
是
此條
在文
之末
句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
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王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入國政何
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
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變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
子對曰不也變非一足也變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
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變非一
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變一足信乎曰變人也何故一足
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變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
曰變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
使以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信有中君之所與

上有一
曰三字

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寡

上君上
疑脫上
字主二
作或是

人雖不肖先君之人比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韞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
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
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
莊其幹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
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
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
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
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
謀也。

殺下
有穢字
或作伯
並是
下人疑
當作臣
非猶不
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
而後啗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菹
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
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菹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
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
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
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
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
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弥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
為紂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敝必戴於頭履雖
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
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

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
三說不用故亡

害下一
有義字

齊宣王問臣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臣倩對曰博貴
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
也儒者以為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
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
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謫下也寧使民謫上
謫下則朋黨
謫上則尊敬

自下
有諱字

四詭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
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不
君左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

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
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
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
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
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納之
璽也

齊有狗盜曼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
言裘尚有所
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
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
蠅蠅愈至

一無謂
字是受
假借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
之謂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駟

二雖下
俱省故

何或作
秘武作
從或可

孟上一
有五字
是孟疑
當作孟
下同費
疑當作
晉晉疑
當作室
御下疑
脫馬字
上二疑
當作秣
不徒一
是多徒

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見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

以為大行。墾草甸邑。甸，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參。再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

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

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

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備疑當
作備

飾上疑
脫私字

置權省
字

此條疑
當連上
為一則
疑當作
曰

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

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

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以繫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

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

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

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積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年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年三國之股肱趙齊邯鄲之肩解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

下武上疑脫對曰二字

及疑當作且子字疑衍

解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

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

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

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

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

人臣而獨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

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

此條一連上為一解上一有是一日道下是

於上是有是

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別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能下
是

韓非子卷第十二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女。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子。是以太公均。王殺狂。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玄。馬。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眾。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戍之道。冗間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遇疑當
一作不
走
為長
作長
鼓聲
作招
易下
有鞠
羊成
茂並

知貴疑
當作如
是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無其
字

一賞之與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眾貧，散府餘

要說講

惠施一
作施惠
是居上
一有民
宗

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貸當作
貸

不下一
有加字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金，以出貨。小斗斛區金，以收之。殺一牛，取二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

時一作能
天子行
名作
民車字
難得不
知二字
一無是
字

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為？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女媺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林不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女媺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

議義
借下同

子駕而去魚。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十賢者也。今日鄉食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之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

又下
有非
是

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右之不左。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齋。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齋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且曰。狂齋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齋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卡子

樂毅
薛昭侯

李之子
一作李
子二字
下同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入用而鹿不為入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辨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拂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駟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而遂為

鳥鳥

下感
作節

田上一
有鳥
是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鳥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鳥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鳥得不服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之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

下故一作玉

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曰疑當作四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生客以為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為十五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一無上曰字是

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充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數金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充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凶凶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

一無若字以從

也一作已日疑

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一無字
守奉
感是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

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一無下
問字是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其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相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之則懼，則恐塗地，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權，示明為已者必利而不

仲下
有曰字

無字
行

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
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
無空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
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
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
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
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
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
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
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

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
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
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
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露者。廷
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露。廷理斬其軻。戮其
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
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
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枝也。臣乘君則主
失威。下尚枝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
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
驅車至於郊門。廷理曰。車不得至於郊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

爲王之
爲猶謂
也下同

一無矜
矣二字

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父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
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苑門廷理曰非法也舉足擊臣馬敗臣
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所疑當
作而信
字疑衍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
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
能相萬乘所不疑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
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
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窺
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
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比自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
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
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離也不相受也一日衛君之晉謂薄疑

言上一
有所字
是

下疑上
一有變
字

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請歸與媪計之衛君自請
薄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媪媪
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媪曰衛君之疑矣與媪媪曰不如吾愛
子也衛君之賢疑矣與媪媪曰不如吾賢子也媪與疑計家事
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
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謂當作
為

索一
有入字
是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
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
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
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為法者
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
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衣髮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

答當作首下同

城當作成

其下二有國字重亂臣二字以解上有是猶字並

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號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

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三

五千八百八十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能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

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子罕為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慕田恒為

圃池擅行賞人歸之胃弒簡公亦分圃池之九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

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行下

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

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

情但當自求理以此嘗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而不發五苑知主

情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

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儀辭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

仁下疑
當作下
仁下字
不誠
而非
作非

上一作
去適疑
當作得

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位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權可借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有吏難
亂發當
作雖有
亂吏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躬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動引網綱則萬日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契亦然故所遇術者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銀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敗發音

敗發音
作則

下之當
作子

閔王李兌用趙餞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主欲稅吏間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相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後得前却遂旁而泣也失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然馬驚於出羣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羣也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圍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圍池也故王良造

馬當作

擻鼓當
作擻亦
當作共
而下疑
脫數字

伏上
有鼻字
是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撤下而不能成曲，亦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
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服習之，故成也。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賀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暮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

正當作
止

恒常作

彘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窾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聖賢當作罰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此言之人二甲。此言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言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也疑當作出下

適一作釋是

也亦閻過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言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執力之為我用者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用發當作使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

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日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

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

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

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

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

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

何也對曰昔相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仲相公被髮而

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

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

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

一重免於相則四字

雖嗜魚三字疑衍

仲上一有管字

於下一有奈屬下疑脫子字關一作隱何益之益疑當衍為字一作動是

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相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

宋子十口

淺植
作羽翼
號作旒
並是

效下疑
脫字字
車下疑
脫居字

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
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
之所以自淺媚者。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
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
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
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
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
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
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

諸當作
衛下諸
侯數之
諸亦同

不一作
若

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
佯憎。佯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
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
怒。主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
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
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
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徧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
必能辟疆。
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
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

朱子注

得作
時從

變疑
當作成
身使
可從

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雍瓦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束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鍛榜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

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
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者疑當作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
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
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
下然而女使吏富矣

一重管仲二字

齊相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相公問其故對曰
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反相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
有腐弃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相公曰善乃論
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相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
相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
七十矣而無妻相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有二說此亦字

一無臣字

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相公曰
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
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桃當作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約鉤使奮也錯綴在後
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
禁之而與言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
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

利上二有有字

則有錯飾後則利綴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
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
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綴在
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

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此處為多欄空白，疑為原書內容或後人抄寫之遺留。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紲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也。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偽，故言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多上一有取宗無不宗並是

君疑當作若

有疑當作在

拔一作拔是

謂一作謂是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蕪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

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麻止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相謙故暮年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人之事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柰何堯在上三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柰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

曰下一
有吾宗

上有盡
疑係以
字一在
者字下
疑係以
是者宗

管仲以
下一提
行是

主下一
有味君
二字味
宗的于

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相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堅刀，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去惟人肉未嘗，易牙承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

子十五

首作首
宗無惟
宗並是
無聞字
並是
尸疑當
作戶篇
內並同
見宗疑
一有去
字是

君去上
一有欲
字是

垂上一
有市君
二字長

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刀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奔其母，父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相弗行，及相公死，蟲出尸不葬。升或曰：管仲所以見告相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豎刀、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相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女奴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有豎刀，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

朱子十五

非猶不也

非猶不也

有不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君有道，則臣盡力而效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此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弊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

曰或作
曰可從
龜一作
龜是
罰上一
有奈
是

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甯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

除疑當
作塗或
作塗同

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女媭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二千字
疑當作
千廣上
一有為
字是

若上一
有宜刑
二字是

會疑當
作禽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道，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為若無智能而虛驕於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

人下一
有則字
是勸上
疑脫不
可三字

子一作
何是烙
疑當作
格篇內
同

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相公不知仁義
麻非笄之役。晉代齊也。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為。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邾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子且後至也。夫邾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

上國疑
當作貴
或以下
一提示
是

為虐。更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邾子益謗也。望邾子正今邾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之得之也。韓子之過。今邾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惡更何所望。故曰。邾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邾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栢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貧。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栢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

令故曰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相公之威下相公之令是滅
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
丞都丞官官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
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
誑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與言
韓宣王問於膠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膠留對曰昔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今
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姓則國
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左兩用
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不朝成湯不王也不溍王一用淖齒而子
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

子作
身是

術一爭
宗則傳
上疑脫
用字

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
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
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且疑
行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
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
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敏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
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
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
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
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國下一
有者字
下胡其
無是
或以下
一飛行
是

行疑當
作遺亦
下疑脫
生字

孟疑當
作孟

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相公飲酒醉遺其冠取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
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
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
雪相公之恥於小人而生相公之恥於君子矣使相公發倉困
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取使之而義也
相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相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
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
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
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
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取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

叔上一
有君之
力也四
字是二
也字猶
邪也

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
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
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以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
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
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
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
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
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相公九合諸侯二匡天下不識臣之
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質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
善純緣言增飾若女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
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

三千字
一作于
是作
虞吉通
用二下
有虞字
疑當作
無君

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問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戶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

以下有以字是

道是
必下一
有以字
是下以
字標

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三曰仲父。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也。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為佚哉？索人不勞，使人

管上一
有得宗

與下添
魯字看

一重上
湯武二
字是

不佚而相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相公管仲又不
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相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相公得管
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
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
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
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
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相公而不能其君死而
臣相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
為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相公以易居其上
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相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
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相公以易居其上是以
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相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
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

一作
不是

三克字
疑當作
子一作
是

蓋字移
禁下疑
術下疑
脫無字
而相其
也

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相公奚遽易哉若使相公之任管仲必
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相公
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口而作葬相公不知臣
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相公闇主
李允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允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
於義謂之窳言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窳貨君
子不聽窳言不受窳貨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窳言辯
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
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
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
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窳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女弟蚤林示使
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也雖倍入

慎順通
一無和
字是

及上疑
脫不字
臣聞之
三字疑
當在昔
者上耳
下一有
去字是

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
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
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
畜逐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
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
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官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
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
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
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為楯
楯類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
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昔
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

恣一作
來
借授假
一無上
字是

信下疑
脫夫字
上失疑
當作夫
下夫一
作人是

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
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
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
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
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霸味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簡子未可以速去
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
親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今以為身處危而
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
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况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
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
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王疑當
作主取
郵通

恐上
有惟宗
是

以字
在子字
下離下
有君字
並是

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
即位。又使攻之。惠實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
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實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
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
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
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
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
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
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
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

後復疑
當多此

人有以
行對作
射並是

世一作
疑當作
詳

州一作
周大臣
作是

人之言也。直飾非誠。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
臣不愧。而復為貞不皆死。然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
不貳。何如。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
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
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
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
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
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
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
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
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
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

字疑難下

照一作
借業公
以下提
行進其
脫上疑

或無上
三字是

恐一作
葉無誠
字並是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
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一后二難也。愛
薛子不使危。正適專聽。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
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
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
葉都大而國小。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
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
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為寢也。故曰。
政在節財。

而下一
有政字
是

不疑當
作下一
天字下
從而
包成
作徒
猶有
難下
有者
得作
罰作
知假
借

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
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
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
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
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
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
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
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
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
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
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

賢上疑
脫建宗
政正同

使智疑
當作以
知君三
字蓋知
君誤合
為智也
飾飾通

一無方
字是

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夫差
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
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相進也。不自賢
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
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
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
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
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
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
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
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為私者。必知
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
上。精廉
剋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非伊如上雖侈。然則說之以節

下也字
下疑脫
知下明
則云云
數句一
重禁於
微三字
是

一無則
字是

必無一
作是心
是

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則公私
分。公功好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
見精滌。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
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為
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
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
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
智。故曰多事也。必姦待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
其事而責
成。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
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

者言二

物以治物謂偏因龍以治鱗蟲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
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
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
未必一得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
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己之肖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
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
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
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
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
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

常一作
下同猶
有兵以
伐今上
無能之
如耳魏
齊孰與
曩其
無奈寡
人何也
勝五明
字矣亦
並廿亦

或曰以
下提
行是

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
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
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
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
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
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
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
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
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
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
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
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

強上一
有則字
夫作夫
並是在
字疑行

水子十一

五

一無下
說字是

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

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

三無一
代當作
疑君於
衛而後
言君其
則君也
之也

下臣字
疑當作
巨非
省文

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謂一作
疑當作
宣田下
一有氏
字是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盟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或曰以
下一提
行是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

公下疑
脫加詐
於巧臣
而使七
字

不仁人之急利甚也相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虎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踈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下相疑
當作完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相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

罪上一
有懼字
權作楮
並是案
疑當作
曰
故下一
有巨字
是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
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
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
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
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
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
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
故楮師作難食鼃之美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
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
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
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

下小字
上二有
報字是

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其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
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藥中行
作難鄭子都殺伯嚙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
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楮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下
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
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
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
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有猶為
也
靈下一
有公字
是淺疑
假借疑
當重疑
見龍三
字開下
一有見
字是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
公曰奚夢夢見鼃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
為見寡人而夢見鼃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鼃一

王字疑 作必危 二字是
一不重 之字是 同賢疑 當作同 實教孫 淑

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寤。亦
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鋹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
雍鋹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
賢慶建而雍焉。燕子噲賢子之而雍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
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
賢者煬主。已則賢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
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
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
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
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用於所愛。衛公矣。距然哉。
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雍而不知其雍也。已見之後。而知其雍。

之字疑 衍

也。故退雍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
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尾張 東方 庸中甫校

神宗子卷第十六

馬景 庚子 神宗子

今人以此為神宗子

神宗子卷第十六 庚子 神宗子

